

孔子人生哲學及其對生命教育的啟示

黃燕女

高雄市立三民家商教師

摘 要

孔子於中國哲學史上最先提出一套「系統性自覺理論」，且在大眾觀念上謀求安身立命之道，促使筆者欲從孔子人生哲學的涵義分析中，去思考生命教育的理想及實踐，盼能藉此發揮生命教育的正向功效。為達成上述的目的，本研究採用文獻探討的方式，就個人所見有關孔子人生哲學的書籍、期刊及生命教育方面的論述，加以整理分析，以進行一種探索性的研究。本研究範圍包括：(一) 孔子其思想淵源；(二) 孔子人生哲學的中心議題及(三) 孔子人生哲學對生命教育之啟示。

關鍵詞：孔子、人生哲學、生命教育

壹、前言

孔子的思想二千五百多年來，於古今中外上演了無數的「批孔」及「揚孔」的爭論，從客觀上來瞭解與思辨其歷程，則不難省察傳統與現代，其實並非絕對地對立，更不應該是「壞」與「好」或「落伍」與「進步」的代名詞。對自己的文化中的古老傳統缺乏敬意，即意味著必須依靠自己的感覺或經驗去嘗試錯誤，不尊重傳統智慧的結果，亦即代表要走回頭路而重蹈覆轍（孫效智，2000）。個人的生命有限，群體的生命無盡，個人的生命與生活，實是群體生命與生活的內涵，傳統可能成為現代化或全球化的包袱，但傳統更可能豐富我們的生命與生活的內涵，認識傳統，可以讓現代人的生活更合理且踏實。

中國是具有豐厚深遠的文化傳統國家，我們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文化體系，這個文化體系乃以儒家思想為主流而形成。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而孔子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根本主脈，孔子的人生哲學更是實際可活用的生活智慧與生命典範。

現代人處於全球化時代，面對多元的價值，快速變遷的經濟與科技，讓人感受生活的便利與物質的豐富；然而文明的發達與科技的進步改造了生活面貌，卻未充實內在心靈的豐盈，未能給人類帶來安身立命之境。人心之「不安感」不曾稍減，社會中的貧窮、衝突、自殺、憂鬱、痛苦與家暴之事仍有所聞，多元的價值反而混淆道德倫理判斷之準則，導致人們無所適從，無以安身立命。有鑑於此，國內自 1997 年前後開始推動生命教育，教育部特訂定 2001 年為生命教育年，並於 95 學年度將生命教育納入高中正式選修課程，希望藉著推動生命教育，喚醒國人重視生命、珍惜生命及關懷生命。其實，當我們在推動生命教育的同時，我們不能忘卻二千五百多年前我們老祖宗的傳統思想，尤其，儒家的生命哲學就是個永世不朽的瑰寶（劉靖國，2006）。孔子的人生哲學散發引導的力量，使中國渡過春秋戰國的爭鬥，且一路引領中國走過無數個高峰與低潮；二千五百歲高齡的孔子，更再度真正地周遊列國，搭飛機、穿網路、走向全球，扮演文化使者。因此，從孔子人生哲學中可獲得心靈與理想的啟發，以作為生命教育的省思，協助我們建立人生觀與價值觀，引導我們完成「圓滿、圓融及圓通」的人生境界，活出生命真正的意義與價值。

貳、孔子人生哲學的中心論題

就中國思想而言，孔子的思想可稱得上是我國最早而有系統的思想，勞思光先生（1990）提出：所謂「古代思想」，自是指中國哲學未出現前之零星觀念。孔子於周末創立儒學，方是中國最早哲學。所以，就時間次序說，孔子既是第一個建立中國哲學理論的人，中國哲學史的論述，即應從孔子開始。孔子之所以為最早中國哲學家，乃因孔子最先提出一系統性自覺理論（韋政通，1996；焦國城，2000；蒙培元，2005）。關懷「人」與「生命本質」為起點，對於人生的意義與價值等根本問題，提出明確的觀點及實踐的倫理。

孔子的主要關懷是以「人」為主體，依此為中心點而擴展到人所生存的世界（彭淑玲，2006），許慎於其名著《說文解字》一書中，依孔子之意為「人」下了一個定義：「天地之性最為貴者也。」（引自鮑國順，2002）。孔子所關懷的主體，及主體與宇宙中各種客體的關係，應是所有人類共同的關懷。孔子的人生哲學清晰地標示出人生的兩個座標，一是縱的座標，即「人與天地」之間的地位，及「人與人」之間的橫座標。亦就是人如何發展自身的獨立性，生存於天地之間；及如何發揮自己的群體性，生活於人與人之間。孔子畢生謀求人生的智慧，探討安身立命與待人處世的課題，「圓滿、圓融、圓通」成了他人人生哲學的主要任務。故孔子於此所表現的生命智慧，可提供生命教育一條實際可行的途徑，以下僅就人與自己、人與他人、人與社會及人與自然四個向面，說明孔子人生哲學的中心論題。

一、人與自己

孔子有一個畢生致力的學問，為他種種學問的根本，其所研究者不是外在客體，而是他自己，梁漱溟稱之為「自己學」（梁漱溟，1986）。根據孔子對自己的描述：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論語·為政》）

這些話是孔子自己訴說自己生命學問的進境與次第，自己的生活及自己的生命，「不惑」、「耳順」及「從心所欲不踰矩」，隱約可看出，孔子生命的境界，生活的順適通達、瞭亮清楚，自己對自己有辦法，可以掌握自己的生活重點與生命方向。

孔子最心愛的學生是顏回，其最博得老師讚賞的功夫為「不遷怒不貳過」：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

孔子人生哲學及其對生命教育的啟示

今也則無，未聞好學者。」（《論語·雍也》）

「不遷怒不貳過」亦是顏子研究自己、瞭解自己，對自己有辦法的學問。孔子稱顏子之賢，全在其自身生命上見之。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論語·雍也》）

簞瓢陋巷之生活，當無樂趣可言，顏子之樂，自然是安貧樂道、樂天知命之樂，且正與孔子「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論語·述而》）相同，這種樂，非由知解而得，而是從真實的道德實踐與自我實現中來（蔡仁厚，1992）。可見孔子認為人生最根本的學問在於——明白自己，我們想認識人類，須從自己入手，凡對自己心理無法體認的人，一定無法體認他人的心理，欲瞭解他人必須先瞭解自己，這正是孔子自己所孜孜以求那種人生向上之學，而這功夫都得在自己的身心上做。

孔子的最高學問，乃讓智慧回到自己生命，轉向回頭用功夫於認識自己、超越自己及實現自我，使生命成為智慧圓滿的生命。「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論語·顏淵》）、「我欲仁，斯仁至矣。」、「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我未見力不足者」（《論語·里仁》）正可說明孔子的仁道思想，即由自己為根本，是倫理關係中能動的主體，自我的道德價值和道德人格能否實現，「仁」能否獲得，不是遵從天神的命令，更不是依賴外在的道德規範的強制力，而是由自己自反自修的「克己」來驗證、表現和完成。並從中開展出層層的倫理思想與崇高的人生哲學。

二、人與他人

「仁」從字形解之，乃二人之間，「仁」字在孔子之前已經見諸古籍，如《尚書·商書》及《周書》，孔子則集前代仁學之大成，在中國文化史上第一次把「仁」提升到一個普遍性的範疇，孔子將「仁」視為人的最高美德和合乎人的本性要求。孔子不僅把「仁」作為人之所以為人的最高道德標準，並且提出了一系列表徵「仁」的具體道德條目，如禮、忠、恕、勇及孝悌等，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論語·顏淵》）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論語·顏淵》）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論語·憲問》）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學而》）

「樊遲問仁，子曰：仁者，愛人」（《論語·顏淵》）

由上述孔子與弟子問對答的「仁」可知，「愛心善意」是仁的主要內容，亦是表現於外、推及於人的具體品格。由齊家根本處展開，在家敬愛父母、兄長，在宗族內部互相敬愛，此乃是仁的基礎，而親親之愛是仁的第一要義（范玉秋，2002）。

孔子非將仁愛侷限於宗族內部，而主張推及到他人，甚至於全體社會成員，「泛愛眾，而親仁」（《論語·學而》）則是仁之另一要義，「仁者」對別人的愛助，不是姑息之愛，不是溺愛，「仁」乃「愛仁以德」，目的在於使其成為有德行及成就之人。因此，孔子還把「仁」理解為「忠」、「恕」。他所說的「忠」是指自己的存心，即盡己，屬人的內在情操；而「恕」則是將這種盡己、內在的情操推及他人。因此，「忠」、「恕」就是自己的存心與對他人的行為的統一，並體現著人與他人的各種關係，其最高表現，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

孔子說：「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論語·衛靈公》）

孔子在人際之間強調的是忠與信。這可以由孔子的四教「文、行、忠、信」（《論語·述而》）看出孔子對「忠」之重視，並依此為主軸建構一幅理想的人際關係，與他人的互動中表現出為人謀而「忠」（《論語·學而》）、「忠告而善導」（《論語·顏淵》），並始終保持著「溫、良、恭、儉、讓」（《論語·里仁》）的道德風範（范玉秋，2002）。

三、人與社會

人類無法獨生，必須過著群居的生活，因而組成了家庭，建立了國家，形成了社會。在各種由人組成的團體中，個人如何與他人和諧相處，共謀彼此的生存與發展，即成為重要課題。對此，中國先哲提出了「禮」，以安排人間社會秩序，調和群己關係，經過古代先哲們的精心灌注，「禮」已形成傳統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亦成為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闡述的「禮」，其並非孔子的發明首創，是由傳統文化的繼承改造。《禮記·禮運》說「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及「禮也者，合於人心」。孔子以為「禮」乃本於天道而生，

孔子人生哲學及其對生命教育的啟示

是根植於人性的，其功能在於使人能夠恢復人的本來面目，保持「仁」字不失（范玉秋，2002）。因此「禮」不僅指禮儀形式和具體的道德行為，實是涵括了各項具體的道德規範，具有成就自身、安家治國及穩定社會的本質內容。

孔子心目中始終最嚮往德化的世界，但孔子畢竟是入世務實主義者，將理想拉回現實及務實層面，所以他真正關懷的焦點，用心的所在，則在於建立一個禮治的社會（鮑國順，2002）。《論語》全書五百章，論禮處達四十餘章之多，可見孔子對「禮」的重視。在其現實性上，「禮」係指訴諸理智的道德行為規範，對人的行為起一種調節作用。孔子曾訓勉兒子伯魚：「不學禮，無以立。」（《論語·季氏》），《堯曰》中孔子也提到：「不知禮，無以立也。」孔子重視各種待人處世的道理及日常生活的禮儀節度，即所謂「知進退之節與去就之分」，而得以昂然立足於天地之間，融洽於社會人群中（方俊吉，2005）。

禮是區別人與禽獸的文明制度，因為禮法的產生，使人類社會擁有倫理制度，並懂得互相體諒、尊敬，「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論語·顏淵》）。孔子更進一步將「禮」安放於人內心的「仁」。所謂：「人而不仁，如禮何？」（《論語·八佾》），「禮」是使仁心（道德心）具體落實或外在化的東西，落到具體行為上，禮的意義就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另《論語·學而》提到：

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透過禮的規範對社會秩序發揮居中協調的作用（黃姿瑜，2005）。禮成為人文世界裏的規範和秩序，這些規範和秩序，不是外在於人性的條文和形式，孔子賦予禮內在理性（仁）的基礎，使禮的實踐，成為內發的行為，不僅達到自我控制的地步，進而將「禮」定位為社會範疇，是教人如何立足於社會的依據，且是衡量德行之標準。

四、人與自然天道

人與自然的相處之道，一直是各個文化傳統無法避免的問題，人與萬物同生於天地之間，人、萬物及天地三者之間，究竟應維持什麼樣的關係，孔子則抱持著「和諧」的觀念，認為此乃唯一而基本的原理，人與自然不是對立的關係，卻是共生共榮的依存關係。

原始人類對自然的態度是既愛又懼，自然一方面提供人類生活上的一切資源，另

一方面帶給人類生命上莫大的威脅，因此，自然被蒙上一層神秘的外衣。世界各地的人類社會與文化，均曾歷經所謂「神性天」的階段；漸漸地，人類知識的不斷發展及經驗不斷累積，自然神秘力量，開始受到質疑，在西方，理性科學揭開自然神秘外衣；在中國，「神性天」則漸被「德性天」取代，亦即將天神化為具有道德人格的上帝，成為一位具有善意的萬物主宰，這是人類德性自覺向外開展的結果（鮑國順，2002）。經過這一層轉化，人與自然則成為具有共同意義與價值的生命體，則產生孔子仁道思想中「天人合一」或「天人合德」的最高境界。

孔子的「仁」乃上通天德、下達人性的道德主體，孔子說「五十而知天命。」（《論語·為政》）、「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論語·堯曰》），孔子所領悟的天，是貫通天人之間的仁體實踐，孔子重實行，仁德的形成，非由理論論證或邏輯推演而求得，更不是苦思冥想的當下覺悟，而是從日常生活中，在現實的社會實踐而獲得。透過仁的修養與實踐，則可「上下與天地同流」，合助天地化育萬物之功，《中庸》提到：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孔子於易經繫辭傳中進一步提出人與天道自然相融相應，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易經繫辭傳》，第五章，第三節）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易經繫辭傳》，第十四章，第二節）

一己之性、他人的性及萬物之性本為一體，故人於實現自我生命之意義時，不能單考量自己本身，而是必須同時考量天地萬物，滿足天地間一切生命的需要。因此，人與自然在孔子眼中應是一體的，不是分割的，人與自然的關係應是和諧的，不是分化的，且能一體整全地貫通孔子「仁」的核心思想。

參、孔子人生哲學對生命教育之啟示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89）於「面向廿一世紀研討會」中，鄭重指出，道德、倫理、價值觀的課題是廿一世紀人類面臨的首要挑戰。（周慧菁，2005）。當前國內各級學校致力於推動「生命教育」，其目標與內涵正符合新世紀教育的主張，教育的重點應

不只在於教會知識，而更要培養學生待人處世的風格（Whitehead, 1967/1994）。現今學子面對動盪的世界、擾攘的社會，迷亂的人心，實施「生命教育」的目的，即在引導個體正向地體悟生命存在的意義與價值，使個人內心能平和、安定，並能發揮利他、助人的功能。孔子所處的先秦時代亦是周文疲弊、社會禮樂制度僵化，人們的價值觀與人生觀混亂的時代，孔子面對外在的社會制度，提出了深刻的省思與批判，其目的乃在於希望找到生命的合理性，而孔子深切地發現生命的合理性並非依靠外在的強制與要求，而是生命中內在有的期許，此即依靠人心中本有的仁心，以此來追求生命中的美善。而且不僅要為自己的生命實現最合理的表現，同時還要推己及人，也就是不僅是自我生命的完成，更要與一切的存在一起完成其存在的意義（朱榮智，2001；彭淑玲，2006）。因此，孔子的人生哲學對現今「生命教育」的內涵，具有切合積極的指導及啟示作用。

一、生命教育的內涵

「生命教育」是目前國內教育當局推動的政策方針，國外的「生命教育」早蔚為風氣，國內則自 1997 年前後，因校園多起死亡案件，引起前教育廳關心，認為應從教育著手推動，深刻地引領學生認識生命、愛惜生命、尊重生命、欣賞生命，進而掌握生命的意義與價值（張淑美，2006）。歷經近 10 年的討論與發展，已有具體的成效，於 95 學年度納入高級中學生命教育選修類科課程暫時綱要，為生命教育正式課程跨出重要的第一步。

孫效智教授將生命教育定義為：「探究生命中最核心議題，並引領學生邁向知行合一的教育。」（引自張淑美，2006），由此可見「生命教育」的內涵與教材都是環繞緊扣著「生命」為核心來展開，是關於生命的內容、意義、價值、發展、理想、安頓及歸趨的教育，它當然是以人為施教對象，且觸及的內涵除了自我的生命本身外，尚須關聯到「人與他人」、「人與社會」及「人與自然」等相互對待的關係，呈現出我人天地之間多元的關懷（朱榮智，2001；陳德和，2006a, 2006b）。

張淑美（2006）總結「生命教育」各種不同取向的內涵，歸納共通之處，提出「生命教育」無非著重於從自身「生命」本質與關係，再層層向外擴展其存在的意義，因此，大多數學者均提到從自我的肯定與潛能的發揮，進而發展「人與自己、人與他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及至人與宇宙」的關係。故從教育本質而言，乃在於協助自我發展潛能，使其能適應及發展於社會與自然環境中，也就是「向善向上」的教育。

二、孔子人生哲學對生命教育之啟示

(一) 自我圓滿——仁德的自我實現

孔子肯定每個生命的價值，每個生命內在的仁性，每個仁性潛藏的圓滿的自我實現，故其重視仁德的彰顯，用意在于人人皆可透過涵養與實踐完成生命典範，達致生命精粹圓滿境地。

在孔子眼中，生命個體守住內在的基點與原點，再層層擴展生命的高度與深度，向生命的高峰攀爬，故方東美先生曾說，儒家關注的不只是一個人，而是超升的個人（方東美，1985）。當中的歷程是返觀內求而非假外爍，所謂：「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論語·顏淵》）、「我欲仁，斯仁至矣。」、「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我未見力不足者」（《論語·里仁》）。原來「仁」非有孔門師生所專有，而是我們每一個人的真情、真性，我們的愛心善意，使我們有一分生命的關懷，要求自我生命順適地成長，充分地實現，不安於其受到摧殘、壓抑或扭曲。由此可解決現代人生命的價值困境，當今社會的主要結構為資本主義，孩子被灌輸的思考模式—用功讀書升學，唸的越高，賺得財富越多，社會地位越高，代表人生的成就。全程的訴求重點均在外在的物質與財富，人的意義被分數排序，人的價值被數字評量，因而造成人與自己心靈的疏離，社會文化失調導致道德敗壞，價值觀混淆不清（林淑慧，2006）。忽視精神生命，畢生致力於物質生活的追求，在這般扭曲的價值困境中，不見生命本質的存在價值，反見生命淪陷於幽暗與憂鬱。

蔣勳教授談到終身學習時，曾說：「學習的本質其實非常簡單，就在於如何把學習轉回到對自己生命的關心。」（引自宋隆發、王瓊蕙，2001），孔子的人生哲學，正可提供生命向上向善的動力，同時引導個人正確瞭解生命內涵與目的，激發正向的潛能，達到人內心的平和及安定。人生最重要的乃在擁有一顆安定的心，無愧自我，無愧於人及無愧於天，臻至無入而不自得之生命境界。

(二) 人我圓融—互愛的倫理關係

人的生命承擔起一生的生活，除須承擔自己生活本體「生命我」之外，尚包括與「生命我」具相連關係的「人」（黃培鈺，2005），與相關聯的人產生人際關係，而因人際關係產生社會結構，故以下依人與他人及人與社會分述之。

1. 人與他人

孔子人生哲學及其對生命教育的啟示

孔子論人際關係，係以仁為中心，孔子對仁的解釋很多，其中以《論語·顏淵》：「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最為簡要圓滿。仁在自身是圓滿的人格表現，而其具體表現須在人際關係中，一個能愛人的人，他一定能與他人維持良好的關係，時時關心他人、照顧他人，體諒他人及包容他人。陳福濱教授（2000）指出「仁」是生命的和諧體，是人先天具有的一種真誠樸實，不執著的生命本質；而且「仁」亦是愛惜生命、真實及具體的生命存在情境，因秉持人的「仁」心，則人與他人能「互為主體性」，推己及人，愛人正是對他人存在價值的肯定與生命的尊重。由此孔子更明白指出忠恕之道，作為行仁的基始，修己安人的行為準則。

「忠」即盡己及敬事，在現代的意義為各司其職、克盡其責，也就是「責任感」的表現。一切盡自己的心意來待人處世，盡自己的力量去做應該做的事；「恕」亦即推己及人，消極而言，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積極而言，就是「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也就是「同理心」的表現。凡事能設身處地為別人著想。「忠恕之道」由孔子倡導迄今，雖已歷經兩千五百年，不但在當時為至理名言，延續至今更能歷久彌新。「忠恕」之用，在現代可於三個進程彰顯，一是道德的自重，二是互助的服務，三為和諧的社會，也因其能發揮高度的愛心與同理心，忠恕之道仍具時代之意義（陳福濱、葉海煙、鄭基良，1998）。

2. 人與社會

所有的人際關係所產生的社會脈絡，不論對上、對下及與平輩之間，孔子認為「禮」是共同的行為規範，論其作用，從消極而言，可以避免悖亂的發生；從積極而言，可以建構一個禮讓的社會秩序，有禮有序地調和倫理道德。

「禮」的現代意義有二，一為「秩序性」，即提供生活秩序的具體內容，即孔子告誡其子「不知禮，無以立。」與「齊之以禮」（《論語·為政》）。禮乃依「理」而確立，所謂「禮者，理也。」，故其內容是可依時代價值與時俱移，避免禮的形式化與僵化，而形成生命的桎梏（鮑國順，2002）。另一意義為「節制性」，人在發展生活的過程中，有應遵守的規律，即給予生命活動的一些外在限制，人在社會中接受限制，實行生命的「節制」便是「禮」，如孔子所說的「四勿」——視聽言動皆以禮為準則，即是要人節制自己（陳福濱等人，1998）。因此「禮」為社會帶來了生活的規矩，使人的知情意行能得所適從，社會乃能安定，彰顯文明之氣象。

（三）天人圓通——和諧的自然天道關係

在孔子思想中，天人合一的觀念意味著人類本身四個不可分割的層面：自身、社

群、自然和上天。特別的是，每一個層面的開展，都可以促進而不會阻礙其他層面的開展（魏彩霞，2004），如《易經乾卦·文言》所謂的「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所展現的「天人合一」、「人與大自然息息相通」的觀點、以及上文所引《中庸》之「參贊天地之化育」，一方面確認人類在萬物之中具有特殊的、崇高的道德地位，一方面也指出人類不能以其自身的生存繁衍當作宇宙的最高價值，藉以宰制、剝削其他生命（李瑞全，2001）。文藝復興以後的西方哲學或文化，強調「人類中心主義」，將自然界視為無生命的存在。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中，認為只有人才是最優越的，自然界除了提供人類資源外，別無其他價值，這種「人類中心主義」對生態環境帶來了許多嚴重問題。然而在孔子眼中是以多種角度關注人，把人視為多種關係的中心。人生活於多種不同的關係網絡中，而要不斷地擴展此關係，從超越自己、家族、國家、到超越以人類為中心的世界觀，如此，才能與天地萬物為一體，體現天人合一的境界，自己的人格發展才能充分完成（劉靖國，2006；魏彩霞，2004）。換言之，孔子認為人的發展或自我修養之目的，乃在自我求得人倫秩序和宇宙秩序的和諧。

錢永鎮（2000）更具體提出，生命教育內涵應強調孕育生命的自然環境教育，如果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惡化了，生命該如何存在？所以，生命教育不能打高空，須貼近生活地踏實教育學生，建立環境倫理，培養良好的環保習慣，努力過檢樸的生活。所以他認為要談生命教育，應以環保倫理與環境教育為起點。由於人類大量使用化學物品，及以經濟為主要考量，不斷地開發建設，導致自然生態慘遭嚴重破壞，自然不再是與人生共存的有情伴侶，再加上科學獲致空前的成就，人類以為人力可勝天，人應去征服自然，並作為宇宙的主宰，人類高估了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導致人與自然分離，形成對立局面，由此開啟了人與自然的戰爭。人類過度開發自然的結果，雖因工商業造就了經濟的富裕，物質生活的享樂，然而亦因此付出慘痛的代價，環境污染到處可見，生態失去平衡，人類也無法倖免地面臨直接或間接的危害。由於大自然反撲所造成的慘痛經驗，促使人必須重新面對宇宙秩序的課題，必須重新思考人與自然的定位。面對此一問題，孔子所倡導的「天人合一」的和諧關係，極具啟示意義，人在天地之間，可以扮演幫助天地化育萬物的特殊角色，顯示孔子講究人與大自然和諧共處、天（地）人合一的生態觀點。

由於環保意識的覺醒，人與自然環境的關係受到關注，因而衍生提倡「環境倫理」，人類是自然的一份子，與自然萬物須能保持和諧的平衡關係，此即孔子所持之宇宙觀，其所認識的宇宙自然，皆可相互感通、相互感應及和諧共存，這種與自然天道打成一

孔子人生哲學及其對生命教育的啟示

片的觀念稱為「天人合一」。宇宙是大生命，個人是小生命，人的生命精神和自然萬物同體共氣，人的存有於實現自我的價值與意義之時，亦可增進自然萬物的生命，誠如羅光先生（1994）所說，使人和天地同德，達到天人合一，參贊天地之化育即能和天地同德，並臻至生活的最高境界。在宇宙的生命洪流中，人與自然天地萬物彼此緊密聯繫，使所有生命結合為一體，如此，我的存有，始具真正實現存有的價值（陳福濱，2000；陳德和，2005）。

孔子的環保倫理從小處可見其博大的理想，《論語·述而》：「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意指孔子愛護生態行徑，用釣竿一次釣一尾魚，而不用網子大量網魚；也不射夜宿無防備之鳥。相較於現代人竟以炸魚方式破壞生態，殘傷魚類，實具深刻生命教育課題。天人合一落實於現代環保倫理，具體表現與實踐可分為六點：一、改變天人敵對關係，二、培養環保意識，三、以欣賞代替佔有，四、培養愛人惜物的公德心，五、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兼顧，及六、珍惜天然資源（陳福濱等人，1998）。

肆、結論

牟宗三先生（1984）曾說，傳統的學問中當以儒釋道三家思想為主要內涵，將它們稱為「生命的學問」，而儒家則是其中最能從正面與發揚生命之德業，及顯揚人文精神而成就可大可久的歷史文明。孔子是中國儒家學說的創始者，孔子的主要關懷是以「人」為主體，依此為中心點而擴展到人所生存的世界，即主體與宇宙中各種客體的關係，故孔子的人生哲學乃為其思想之精髓。由孔子的人生哲學所發展出的主要課題便是「生命」，以「生命」為對象，用心於如何調節、運轉及安頓生命，因此，孔子的人生哲學及實踐的生命典範，直接提供現今「生命教育」真切親近的理念與教材。綜合孔子人生哲學對生命教育之啟示，研究者歸納以下的結論：

一、自我超越的生命進程，彰顯無限的希望

孔子於貧賤環境中不僅沒有自暴自棄，更加自我砥礪，一生修己、勤學及實踐，無怨無悔，不知老之將至。由「志於學」至「從心所欲不踰距」的生命進程，給予每個生命無限的希望。成就生命所憑藉的條件，並非依賴外在的客觀物質條件，而是自我立志「向上向善」的深化人生觀。

二、肯定生命意義與價值，透過實踐體驗人生

以內在具有的「仁」性為人的本質，賦予生命無限的意義與價值，而實現意義與價值的關鍵，則在於「仁」性的真切實踐及體驗。金錢與功業，並不是人生所設定的終極關懷，完成仁德的內修與實踐，才是人生完美的境界。

三、尊重生命倫理關係，開展具體的道德規範

由自己修身為主軸，層層擴展出具體可循的倫理道德規範，追求一個圓滿的人生，於致力於自我的成長與發展之餘，同時成全別人，普及社會與自然天道，使「人與自己、人與他人、人與社會及人與自然天道」之間，環環相繫、互愛共成、和諧共存及生生不息。

孔子人生哲學具有歷久彌新的特質，在現今全球紛紛設立「孔子學院」傳授中國文化，可見一斑（黃雅鳳，2006）。孔子深刻體認生命內在本質，所提出的安身立命之與待人處世之理，仍可回歸、融入及滋養生命。在廿一世紀的資訊時代，與時俱移地提供其引導功用與價值。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 方東美（1985）。*原始儒家道家哲學*。台北：黎明。
- 方俊吉（2005）。略述孔子之生命歷程與人格成長所展現的精神。載於高雄市文獻委員會主編，*孔孟學術思想*（頁1-7）。高雄市：高雄市文獻委員會。
- 朱榮智（2001）。孔子的生命教育思想。*國立教育資料集刊*，26，81-89。
- 牟宗三（1984）。*生命的學問*。台北：三民。
- 宋隆發、王瓊蕙主編（2001）。*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台南：翰林。

孔子人生哲學及其對生命教育的啟示

- 李瑞全 (2001, 11 月)。《儒家的生態智慧——一個全球生態哲學理念》。論文發表於 2001 年生態哲學與環境倫理研討會，台北。
- 周慧菁 (2005)。品格：新世紀的第一堂課。載於何琦瑜、鄭一青主編，*品格決勝負* (頁 14-21)。台北：天下。
- 林淑慧 (2006)。論孔子的人格教育。《國文天地》，21 (11)，17-24。
- 范玉秋 (2002)。孔子的聖人觀初探。《鵝湖》，27 (11)，44-48。
- 韋政通 (1996)。《孔子》。台北：東大。
- 孫效智 (2000)。生命教育的內涵與哲學基礎。載於林思伶主編，*生命教育的理論與實務* (頁 1-22)。台北：寰宇。
- 張淑美 (2006)。《生命教育研究、論述與實踐》。高雄：復文。
- 梁漱溟 (1986)。孔子學說的重光。載於項維新、劉福增主編，*中國哲學思想論集* (頁 257-265)。台北：水牛。
- 陳福濱 (2000)。生命教育的倫理基礎。載於林思伶主編，*生命教育的理論與實務* (頁 23-36)。台北：寰宇。
- 陳福濱、葉海煙、鄭基良 (1998)。《現代生活哲學》。台北：空大。
- 陳德和 (2005)。生命教育的正途與常道。《鵝湖》，31 (1)，3。
- 陳德和 (2006a)。儒家思想的生命教育理論 (上)。《鵝湖》，31 (7)，24-33。
- 陳德和 (2006b)。儒家思想的生命教育理論 (下)。《鵝湖》，31 (8)，17-24。
- 勞思光 (1990)。《新編中國哲學史》。台北：三民。
- 焦國城 (2000)。《至聖先師》。台北：昭文社。
- 彭淑玲 (2006)。以現代觀淺析《論語》。《國文天地》，21 (11)，4-9。
- 黃姿瑜 (2005)。《論語》之倫理思想與人際和諧。載於高雄市文獻委員會主編，*孔孟學術思想* (頁 123-136)。高雄市：高雄市文獻委員會。
- 黃培鈺 (2005)。《孔子儒學的生命教育》。台北：浩興。
- 黃雅鳳 (2006)。在流失中找尋定位。《師友》，466，17-20。
- 蒙培元 (2005)。《蒙培元講孔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劉靖國 (2006)。《儒家生命哲學及其生命教育理論建構研究》。未出版之博士論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高雄。
- 蔡仁厚 (1992)。《孔門弟子志行考述》。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 錢永鎮 (2000)。中等學校生命教育內涵初探。載於林思伶主編，*生命教育的理論與實務* (頁 127-149)。台北：寰宇。

黃燕女

鮑國順（2002）。*儒學研究集*。高雄：復文。

魏彩霞（2004）。*全球化時代中的儒學創新*。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羅光（1994）。*生命哲學再續編*。台北：學生書局。

外文部分

Whitehead, A. N. (1994)。 *教育的目的*（吳志宏譯）。台北：桂冠。（原著出版於 1967）

文稿收件：2008 年 11 月 16 日

文稿修改：2009 年 07 月 21 日

接受刊登：2009 年 09 月 20 日

Confucius' Philosophy and Its Enlightenment on Life Education

Yen-Nu Huang

Teacher, Kaohsiung Municipal San-Min Home Economics And
Commerce Vocational High School

Abstract

Confucius proposed the view of “systematic self-awareness theory”, and tried to find out a way to seek inner peace and Heaven-ordain from the general public. We try to analyze the real meaning of Confucius' philosophy about life. From this, we think over the vision of life education and real practice. We hope this can bring out more positive effect on life education. In order to reach the goal above, we plan to use exploratory study. The research will include: 1.The origin of Confucius' Philosophy. 2.The main issue of Confucius' philosophy. 3. The enlightenment of Confucius' philosophy on life education.

Keywords: Confucius, philosophy, life education.